

丰子恺童话

丰子恺作品系列



丰子恺童话

丰子恺作品系列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桂林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丰子恺童话 / 丰子恺著. —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4. 3

(丰子恺作品系列)

ISBN 7-5633-4440-3

I. 丰… II. 丰… III. 童话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8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5665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n>

出版人: 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(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: 541100)

开本: 889 mm × 1 194 mm 1/24

印张: 5.25 字数: 70 千字

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 ~ 8 000 册 定价: 1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吃糕的话——代序

我小时候要吃糕，母亲不买别的糕，专买茯苓糕给我吃。很甜，很香，很好吃。后来我年稍长，方才知母亲专买茯苓糕给我吃的用意：原来这种糕里放着茯苓。茯苓是一种药，吃了可以使人身体健康而长寿的。

后来我年纪大了，口不馋了，茯苓糕不吃了；但我作画作文，常拿茯苓糕做榜样。茯苓糕不但甜美，又有滋补作用，能使身体健康。画与文，最好也不但形式美丽，又有教育作用，能使精神健康。数十年来，我的作画作文，常以茯苓糕为标准。

这册子里的十几个故事，原是对小朋友们的笑话闲谈。但笑话闲谈，我也不欢喜光是笑笑而没有意义。所以其中有几篇，仍是茯苓糕式的：一个故事背后藏着一个教训。这点，希望读者都乐于接受，如同我小时爱吃茯苓糕一样。

1947年9月20日子恺于西湖记

目 录

吃糕的话——代序■

博士见鬼□ 一

伍元的话■ 七

一簣之功□ 十五

油钵■ 十九

赤心国□ 二十四

生死关头■ 四十四

夏天的一个下午□ 四十八

种兰不种艾■ 五十二

有情世界□ 五十七

赌的故事■ 六十三

大人国□ 六十八

姚晏大医师■ 七十六

斗火车龙头□ 八十二

骗子■ 八十七

银窖□ 九十四

猎熊■ 一〇〇

毛厕救命□ 一〇六

为了要光明■ 一一二

博士见鬼^①

林博士，是研究数学的人。他曾经留学西洋，发明一个数学定理，得到国际学术研究会的奖。回国以后，他在国立大学当理学院院长，一方面继续研究。他是一个光明正大的科学家，然而他曾经看见鬼，而且吃了鬼的许多苦头。你们倘不相信，请听我讲来。

林博士回国后，就同一位王女士结婚。这王女士也是研究数学的，毕业于某大学数学系，成绩十分优良。两人志同道合，夫妻爱情比海更深。博士曾对他的太太说：“倘没有了你，我不能继续研究。”太太也说：“倘没有了你，我不能做人！”两人爱情之深，由此可以想见。

哪里晓得结婚的后一年，林太太忽然生病，是一种伤寒症，非常严重，百计求医，毫无效果。眼见得生命危在旦夕了。有一天，林博士坐在病床上摸她的脉搏，觉得异常微弱，吃惊之下，掉下泪来。王女士看见了，心知绝望，悲伤之余，紧握林博士的手，呜咽起来。林博士安慰她。她和泪说道：“我这病不会好了……我死后，你……”说不下去了。林博士感动之极，接着说：“你一定会好的。假定你真个死了，我永远不再结婚。”两人默默地哭泣。不久之后，林太太果然一命呜呼，与林博士永别了。林博士抱着林太太的尸体，号啕大哭，他用嘴巴贴着林太太的耳朵，哀哀地告道：“我永远为你守节！我永不再和别人结婚，请你安眠在地下等候我吧！”旁边的

① 本篇曾载1947年4月《儿童故事》第4期。——编者注

人都揩眼泪。

林太太死时，正是阴历年底。林博士忙着办丧葬，一直忙到开年，方始了结。林博士鳏居，起初很悲伤，后来渐渐忘情，哀悼也淡然了。过了一两个月，独行独坐，独起独卧，觉得非常寂寞。他渐渐感到没有太太的苦痛了。后来，觉得饮食起居，一切日常生活，都非常不便。他渐渐感到没有太太的不合理了。他未免向亲戚朋友诉说独居的苦处。亲戚朋友就劝他续弦。他想起了王女士临终时他所发的誓言，起初坚决否定。后来他想，人已经死了，对她守信，于她毫无益处，而于我却实在有碍。这可说是愚笨的、不合理的行为。况且她生前如此爱我，死而有知，一定也不愿意叫我独居受苦。我死守信用，反而使她在地下不安。……他的心念一转，就决意续弦。其实他是科学家，根本不相信有鬼的。

亲戚朋友介绍亲事的很多，他终于爱上了一位李女士。清明过后，就是他的前太太王女士死后约三个月，他就和李女士结婚。李女士是大学教育系毕业的，循规蹈矩，非常贤淑，当一个著名学者的太太，是最合格的。两人情爱，又是很深。但在林博士方面，对后妻的爱，终不似对前妻的爱那样纯全。他每逢欢喜的时候，往往忽然敛住笑容，陷入沉思；或者蹙眉闭目，若有所忧。晚上睡梦中，他又常常呓语，语音悲哀、沉痛，甚至呜咽。李女士推他醒来，问他做什么噩梦，他总笑着说：“没有做

噩梦，不知怎的会梦呓。”

林博士这种忧愁和梦呓，后来越发增多，使得李女士惊奇。李女士屡次盘问他有何心事。他起初总是推托没有心事，后来自己觉得太苦，就坦白地说了出来：“不瞒你说，我的前妻临终时，我曾对她起誓：永不再娶。后来我背了誓约，和你结婚。我想起此事心甚抱歉。最近的忧愁和梦呓，便是为此。”

李女士是十分贤淑的人，一听此话，大为惊骇。她是循规蹈矩的人，以为失信背约，是一大罪恶。她又是半旧式女子，不能完全破除迷信，就疑心林博士的忧愁和梦呓，是前太太的鬼在作祟。她就后悔，自己不该和林博士结婚。因此想起前太太的鬼对她一定也很妒恨。她怕极了！从此她也常常忧愁，常常梦中哭喊。从此，林博士夫妇两人常常见鬼。有一天晚上，李女士看见门角落里仿佛有一张面孔，正与王女士的遗像相似。有一天晚上，电灯熄了，她仿佛看见一个女人走上楼梯，忽然不见了。又有一天半夜里，她同林博士共同听见一个女子的啜泣声，林博士说声音很像他的前妻的。又有一天半夜里，两人同时从梦中惊醒，因为大家梦见王女士披头散发，血流满面，来拉他们两人同到阴司去。……幸福的家庭，变成了忧愁苦恨的牢狱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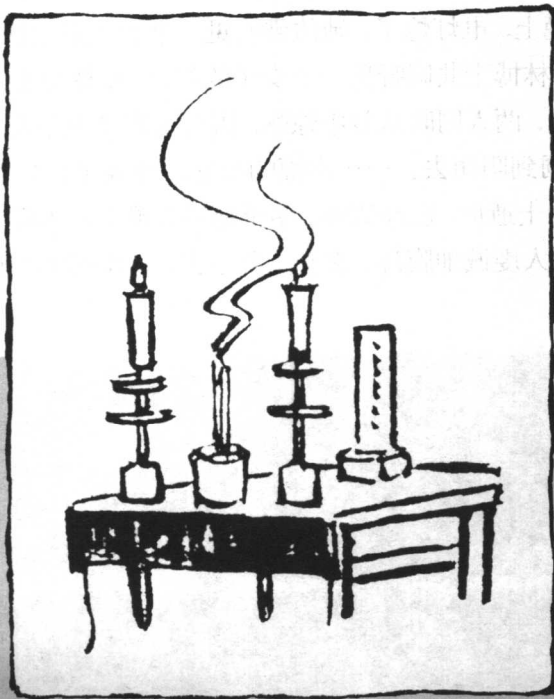
年关到了。王女士逝世，已经周年。冬至那一天晚上，林博士夫妇两人请和尚来诵经；在灵座前，两人虔诚地膜拜。李女士拜下去，口中喃喃有词，意思是向死者道

歉，请她原谅她误嫁林博士的罪过。林博士默默祷告，请死者原谅他的背约。和尚诵经到夜深始散。

次日早晨，李女士走到灵前，“啊哟！”惊叫一声，全身发抖，倒在椅上。林博士追出来看，李女士用手指着灵座，不作一声。一看，原来灵座上的纸牌位，已经反身，写着“先室王某某女士之灵位”的一面向着墙壁了！这在李女士看来，明明是死者的显灵，表示痛恨他们，不受他们的道歉，不要看他们。终于两人恭敬地将牌位反过来，点上香烛，又是虔诚地膜拜。

谁知第二天早晨，纸牌位又是面向墙壁了！毕生研究科学而不信鬼的林博士，这回信心也动摇起来。他小心地将纸牌位旋转，然后上香烛，两人双双跪下，一拜，再拜。

岂料第三天是面向墙壁了！正，又是焚香礼已确信有鬼，李从此以后，两人黑暗的地方，都



早晨，纸牌位又两人又把它扶拜。此时林博士女士更不消说。见鬼更多，一切有王女士的脸

孔，而且相貌狰狞。李女士忧惧过度，寝食不调，不久竟成了病。医生说是心脏病；只要营养好，可以康复。但李女士在病床上日夜见鬼，吓也吓饱了，哪有胃口去吃参药粥饭？因此，身体越弄越瘦，病势越来越重。病了一春一夏，病到这一年的秋末冬初，李女士又是一命呜呼！临终时连声地喊：“来讨命了，来讨命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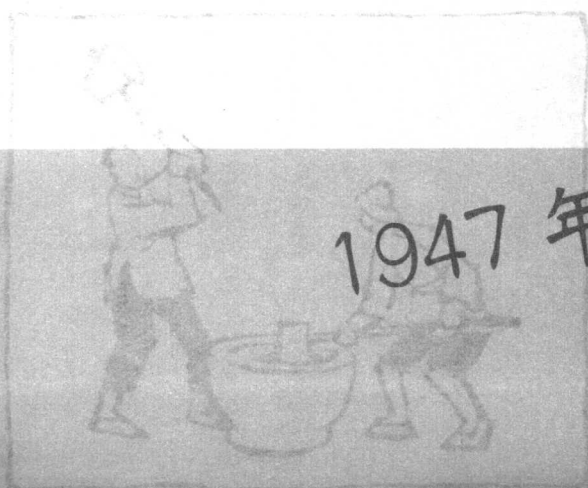
前妻的灵座还没有撤除，第二妻又死。林博士堂前设了两个灵座、两个纸牌位。这一年又到冬至，照例又祭祀。和尚经忏散后，林博士独自在灵堂前，看看两个灵座，觉得这两年来好似一场噩梦，现在方始梦醒。他想，我毕生研究学术，读破万卷，从未知道鬼神存在的理由。难道世间真有鬼吗？他发一誓愿：我今晚不睡，在两妻的灵前坐守一夜。倘真有鬼，即请今晚显灵，当面旋牌位给我看！

他正襟危坐在灵前荧荧的烛光之下，注视两个纸牌位，目不转睛。夜深了，鸦雀无声，但闻邻家农夫打米的声音。这地方农夫很勤谨，利用冬日的夜长，冬至前后必做夜工。林博士耳闻打米“砰，砰”之声，眼看两个牌位。他忽然兴奋，立起身来。因为他亲眼看见两个纸牌位在桌上一跳一跳地转动。每一跳与打米的每一“砰”相合拍；而转动的速度很小，与时表上长针转动的速度相似。于是他明白了：原来邻家



打米，使地皮震动；地皮影响到桌子，使桌子也震动；桌子影响到纸牌位，使纸牌位跟着跳动。又因桌子稍有点儿倾斜，故纸牌位每一跳动，必转变其方向；转得很微，每次不过一度的几分之一。然而打米持续数小时，振动不止千百次；纸牌位跳了千百次，正好旋转一百八十度，便面向墙壁了。

林博士恍然大悟，他拍着灵座，大声地独白：“鬼！鬼！原来逃不出物理！”继续又慨叹道：“倘使去年就发见这物理，我的后妻是不会死的！她死得冤枉！”



1947年

伍元的话^①

我姓伍，名元。我的故乡叫做“银行”。我出世后，就同许多弟兄们一齐被关在当地最高贵的一所房屋里。这房屋铜墙铁壁，金碧辉煌，比王宫还讲究。只是门禁森严，我不得出外游玩，很不开心。难得有人来开门，我从门缝里探望外界，看见青天白日、花花世界，心中何等艳羡！我恨不得插翅飞出屋外，恣意游览。可是那铁门立刻紧闭，而且上锁。这时候我往往哭了。旁边有个比我年长的人，姓拾，名字也叫元的，劝慰我说：“不要哭，你迟早总有一天出门的。你看，他们给你穿这样新的花衣服，原是叫你出外游玩的。耐心等着，说不定明天就放你出去了。”我听从这位拾大哥的话，收住眼泪，静候机会。

果然，第二天，一个胖胖的人开了铁门，把我们一大群弟兄一齐拉了出去。“拾大哥再会！”我拉住胖子的手，飞也似的出去了。外面果然好看，各式各样的人，各式各样的景致，我看得头晕眼花了。不知不觉之间，胖子已把我们一群人交给一个穿制服的人。这人立刻把我关进一个黑皮包中，我大喊：“不要关进，让我玩耍一会！”但他绝不理睬，管自关上皮包，挟了就走。我在皮包内几乎闷死！幸而不久，皮包打开，那穿制服的人把我们拖出来，放在一个桌子上。我看见桌子的边上有一块木牌，上写“出纳处”三字。又看见一堆信壳，上面印着“中心小学城”五个字。还有一只铃，闪亮地放在我的身旁。我知道，他是带我们来参观学校了。我想，他们的操场上

① 本篇曾载1947年3月《儿童故事》第3期。——编者注

一定有秋千、浪木和网球、篮球，倒是很好玩的！谁知他并不带我们去参观，却把我们许多弟兄们一一检点，又把我们分作好几队：有的十个人一队，也有八个人一队、六个人一队……只有我孤零零地一个，被放在桌子的一旁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一边看那人打算盘，一边心中猜想。忽见那人把我们的弟兄们，一队一队地装进信壳里，且在每个信壳上写字。只有我一人未被装进，还可躺在桌上看风景。我很高兴，同时又很疑惑。那人在每个信壳上写好了字，就伸手按铃。“丁丁丁丁……”声音非常好听！我想，他大约对我特别好，要和我一起玩耍了。岂知忽然走来一个麻子，身穿一件破旧的粗布大褂，向那人一鞠躬，站在桌旁了。那人对麻子说：“时局不好，学校要关门。这个月的工钱，今天先发了。”就把我交给他，又说：“这是你的。你拿了就回家去吧。校长先生已经对你说过了吗？”那麻子带了我，皱着眉对那穿制服的说：“张先生，学校关了门，教我们怎么办呢？”那人说：“日本鬼子已经打到南京了，你知道么？我们都要逃难，大家顾不得了。你自己想法吧！”麻子哭丧着脸，带我出门。

麻子非常爱护我。他怕我受寒，从怀中拿出一块小小的毛巾来，把我包裹。嘴里说：“可恶的日本鬼，害得你老子饭碗打破。这最后的五块钱做什么呢？还是买了一担米，逃到山乡去避难吧。”我在他怀里的温暖的毛巾内睡觉了。等到醒来，不见麻

子，只见一个近视眼，正在把我加进许多弟兄的队伍里去。旁边坐着一个女人，愁眉不展，近视眼一面整理我们的队伍，一面对那女人说：“听说松江已经沦陷，鬼子快打到这里来了。市上的店都已关门，我们只好抛弃了这米店，向后方逃难。但是总共只有这点钱（他指点我们），到后方去怎么生活呢？”这时候我才明白：人们已在打仗，而逃难的人必须有我们才能生活。我很自傲！我不必自己逃难，怕他们不带我走，怕他们不保护我。我又睡了。

我睡了一大觉醒来，觉得身在一个人的衣袋里，这衣袋紧贴着那人的身体，温暖得很。那人在说话，正是那近视眼的口音：“听船老大说，昨天这路上有强盗抢劫，一船难民身上的钞票尽被搜去，外加剥了棉衣。这怎么办呢？”他说时用手把我们按一按。又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，低声地讲些什么，我听不清楚。但觉一只手伸进袋来，把我和其他许多弟兄拉了出去。不久，我们就分散了。我和其他三个弟兄被塞进一个地方，暗暗的，潮湿的，而且有一股臭气的地方。忽然上面的一块东西压下来，把我们紧紧地压住。经我仔细观察，才知道这是脚的底下，毛线袜的底上！我苦极了！那种臭气和压力，我实在吃不消。我大喊“救命”，没有人理睬。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

我醒来，发见我和其他许多同伴躺在油盏火下的小桌上。那近视眼愁眉不展地对那女人说：“听说明天的路上，盗匪更多。怎么办呢？钞票藏在脚底下，也不是办法。

听说强盗要搜脚底的。”女人想了一会，兴奋地说：“我有好办法了。我们逃难路上不是带粽子吗？我们把粽子挖空，把钞票塞进，依旧裹好，提着走路。强盗不会抢粽子的。”两人同意了。女的就挖空一只粽子，首先把我塞进，然后封闭了。这地方比脚底固然好些。糯米的香气也很好闻。可是弄得我浑身黏湿，怪难过的！我被香气围困，又昏沉地睡着了。

一种声音将我惊醒，原来他们又在打开我的粽子来了。但听那女人说：“放在这里到底不是久长之计。路上要操心这粽子，反而使人起疑心；况且钞票被糯米黏住，风干了展不开来，撕破了怕用不得。你看，已经弄得这样了！据我的意思，不如把钞票缝在裤子里。强盗要剥棉衣，裤子总不会剥去的。还是这办法最稳妥。”两人又同意了。我就被折成条子，塞进一条夹裤的贴边里，缝好。近视眼就穿了这裤子。其他同伴被如何处置，我不得而知了。这里比粽子又好些；可是看不见一点风景，寂寞得很！我只是无昼

这一觉睡得
五年！我醒来
在把我从夹裤的
但不是从前的女

无夜地睡。

极长，恐怕有四
时，一个女人正
贴边里拉出来，
人，却是一个四



川口音的胖妇人了。她一边笑着说：“旧货摊上买一条夹裤来，边上硬硬的，拆开一看，原来是一张五元钞票！”把我递给一个红面孔男人看。男人接了我，看了一会，说：“唉，想必是逃难来的下江人，路上为防匪劫，苦心地藏在这裤子里，后来忘记了的。唉，这在二十六年（指1937年），可买一担多米呢！但是现在，只能买一只鸡蛋！可怜可怜！”他把我掷在桌上了。我听了这话，大吃一惊。我的身价如此一落千丈，真是意外之事！但也有一点好处：从此没有人把我藏入暗处，只是让我躺在桌上，睡在灯下，甚或跌在地上。我随时可以看看世界，没有以前的苦闷了。

有一天，扫地的老太婆把我从地上捡起，抖一抖灰尘，说：“地上一张五元票，拿去买开水吧！”就把我塞进衣袋中。我久已解放，一旦再进暗室，觉得气闷异常！我打着四川白说：“硬是要不得！”她不听见。幸而不久她就拉我出来，交给一个头包白布、手提铜壶的男人。这男人把我掷在一只篮子里。里面已有许多我的同伴躺着、坐着，或站着。我向篮子外一望，真是好看！许多人围着许多桌子吃茶，有的说，有的笑，有的正在吵架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热闹的光景，我乐极了！我知道这就是茶店。我正想看热闹，那头包白布、手提铜壶的男人把我一手从篮中拉出，交给一个穿雨衣戴眼镜的人，说道：“找你五元！”那人立刻接了我，把我塞入雨衣袋里。从此我又被禁闭在暗室里了！无聊之极，我只有昏睡。

这一觉又睡得极长，恐怕又有四五年！一只手伸进雨衣袋内，把我拉出，我一看这手的所有者，就是当年穿大衣戴眼镜的人。他笑着对一青年人说：“啊！雨衣袋里一张五元钞票！还是在后方时放进的。我难得穿这雨衣，就一直遗忘了它，到今天才发现！”他把我仔细玩弄，继续说：“不知哪一年，在哪一地，把这五元钞票放进雨衣袋内的。”我大声地喊：“在四五年之前，在四川的茶店内，那头包白布、手提铜壶的人找你的！”但他没听见，管自继续说：“在抗战时的内地，这张票子有好些东西可买（我又喊：“一只鸡蛋！”他又没听见），但在胜利后的上海，连给叫化子都不要了！可怜可怜！”坐在他对面的青年说：“我倒有一个用处：我这桌子写起字来摇动，要垫一垫脚。用砖瓦，嫌太厚；把这钞票折起来给我垫桌子脚，倒是正好。”他就把我折叠，塞入桌子脚下。我身受重压，苦痛得很！幸而我的眼睛露出在外面，可以看看世景，倒可聊以解忧。

我白天看见许多学生进进出出。晚上看见戴眼镜的人和青年睡在对面的两个床铺里。我知道这是一个学校的教师宿舍，而这学校所在的地方是上海。原来我又被从四川带回上海来了。从戴眼镜的人的话里，我又知道现在抗战已经“胜利”；而我的身价又跌，连给叫化子都不要，真是一落万丈了！想到这里，不胜感叹！

我的叹声，大约被扫地的工人听见了。他放下扫帚，来拉我的手。我仔细一看，